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第二回 領年庚演說書吏 論妝奩義諫豪商

話說周庸祐交妥四萬兩銀子，請傅成立了一張書券，換過周耀熊的名字，其餘三萬兩銀子，就應允一二月匯到香港那裡。傅成到了此時，見手頭緊得很，恨不得銀子早到手上，沒奈何只得允了，立刻跑回香港，把上項情節，對李德觀說了一遍。德觀道：「既是這個庫書把來賣過別人，貴外甥不肯留在那裡，這也難怪。只老兄這會短收了五萬兩，實差得遠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肥水不過別人田。』彼此甥舅情分，將來老兄案情妥了，再口廣東，還有個好處，也未可定。」傅成道：「足下休說這話。他若是看甥舅的情面，依我說，再留在庫書裡，把來讓過足下，小弟還多五萬兩呢。他偏要弄到自己手上。目前受小弟栽培，尚且如此，後來還哪裡靠得住？」說罷，歎息了一番，然後辭回寓裡。不提防過了三天，那三萬兩銀子總不見匯到，傅成著了急，只得修書催問幾次，還不見有消息。又過了兩天，才接得周庸祐一封書到來，傅成心上猶望裡面夾著一張匯票，急急的拆開一看，卻是空空如也，僅有一張八行信箋，寫了幾行字，倒是說些糊裡糊塗的話。傅成仔細一看，寫道：

舅父大人尊前愚甥周庸祐頓首：曩蒙不棄功為栽培，不勝銘感。

及舅父不幸遭變，復蒙舅父賞臉，看姻誼情分，情願減收五萬兩，將庫書讓過愚甥，仰懷高厚，慚感莫名。所欠三萬兩，本該如期奉上。奈張制帥稽察甚嚴，刻難移動。且聲言如購拿舅父不得，必將移罪庫書裡當事之人，似此則愚甥前途得失，尚在可危可懼也。香港非宜久居之地，望舅父速返申江，該款容後籌寄。忝在姻誼，又荷殊恩，斷不食言，以負大德。因恐舅父過稽時日，致誤前程，特貢片言，伏惟荃鑒。並頌旅安。

傅成看罷，氣得目瞪口呆，搖首歎一口氣，隨說道：「他圖賴這三萬銀子，倒還罷了，還拿這些話來嚇我，如何忍得他過？隻眼前卻不能和他合氣，權忍些時，好歹多兩歲年紀，看他後來怎地結果。」正恨著，只見李德觀進來，忙讓他坐下。德觀便問省城有怎麼消息，傅成一句話沒說，即把那一封書教德觀一看。德觀看了，亦為之不平，不免代為歎息，隨安慰道：「這樣人在此候他，也是沒用，枉從前不識好歹，誤抬舉了他。不如及早離了香港，再行打算罷。且此人有這樣心肝，老兄若是回省和他理論，反恐不便。」說罷，傅成點頭答一聲「是」，李德觀便自辭出。傅成立刻揮了一函，把周庸祐罵了一頓，然後打疊行程，離了寓所，別過李德觀，附輪望上海而去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周庸祐自從計算傅成之後，好一個關裡庫書，就自己做起來。果然張總督查得傅成已自逃走，恐真個查辦出來，礙著海關大臣的情面，若有牽涉，覺得不好看，就把這事寢息不提。周庸祐這時好生安穩，已非一日，手頭上越加充足了。因思少年落拓，還未娶有妻室，卻要托媒擇配才是。暗付在鄉時一貧似洗，受盡鄰里的多少揶揄，這回局面不同，不如回鄉擇聘，多花幾塊錢，好誇耀村愚，顯得自己的氣象。想罷，便修書一封，寄回族中兄弟喚做周有成的，托他辦這一件事。

自那一點消息傳出，那些做媒的就紛紛到來，說某家的女兒好容貌，某家的好賢德，來來往往，不能勝數。就中單表一個慣做媒的喚做劉婆，為人口角春風，便是《水滸傳》中那個王婆還恐比他不上。那日找著周有成，說稱：「附近樂安墟的一條村落，有所姓鄧的人家。這女子生得才貌雙全，他的老子排行第三，家道小康，在佛山開一間店子，做紙料數部的生理。那個招牌，改作回盛字號，他在店子裡司事，為人忠厚至誠，卻是一個市廛班首。因此教女有方，養成一個如珠似玉的女兒，不特好才貌，還纏得一雙小足兒，現年十七歲，待字深閨。周老爺這般門戶，配他卻是不错。」周有成聽得答道：「這姓鄧的，我也認得他，他的女兒，也聽說很好。就煩媽媽尋一紙年度過來，待到廟堂裡上一炷香，祈一道靈籤，憑神作主。至於門戶，自然登對，倒不消說了。」

劉婆聽了，歡喜不盡的辭去，忙跑到姓鄧的家裡來。見著鄧家娘子，說一聲：「三娘有禮。」那鄧家三娘子認得是做媒的劉婆，便問他來意。劉婆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有句話要對三娘說。」三娘早已省得，礙著女兒在旁，不便說話，便帶他到廳上來。分坐後，劉婆道：「因有一頭好親事，特來對娘子說一聲。這個人家，縱橫黃鼎、神安兩司，再不能尋得第二個。貴府上的千金姐姐，若不配這等人家，還配誰人？」三娘道：「休要誇獎，媽媽說得究是哪一家，還請明白說。」劉婆道：「恐娘子夢想不到這個人家要來求親，你試且猜來，猜著時，老身不姓劉了。」三娘道：「可不是大瀝姓鐘的紳戶不成？」劉婆道：「不是。」三娘道：「若不然，恐是佛山王、梁、李、蔡的富戶。」劉婆道：「令愛千金貴體，自不勞遠嫁，娘子猜差了。」三娘道：「難道是松柏的姓黃，敦厚的姓陳嗎？」劉婆笑道：「唉！三娘越差了，那兩處有什麼人家，老身怎敢妄地贊他一句？」三娘道：「果然是真個猜不著了。」劉婆道：「此人來往的是絕大官紳，同事的是當朝二品，萬歲爺爺的庫房都由他手上管去。說來只怕嚇壞娘子，娘子且壯著膽兒聽聽，就是大坑村姓周喚做庸祐的便是。」

鄧家三娘聽得，登時皺起蛾眉，睜開鳳眼，罵一聲道：「哎喲！媽媽哪裡說？這周庸祐我聽得是個少年無賴，你如何瞞我？」劉婆道：「三娘又錯了，俗語說：『寧欺白鬚公，莫欺少年窮。』他自從舅父抬舉他到庫書裡辦事，因張制台要拿他舅父查辦，他舅父逃去，就把一個庫書讓過他，轉眼二三年，已自不同。娘子卻把一篇書讀到老來，豈不可笑？」三娘道：「原來這樣。但不知這個庫書有怎麼好處？」劉婆道：「老身聽人說，海關裡有兩個冊房，填注出進的款項，一個是造真冊的，一個是造假冊的。真冊的，自然是海關大臣和庫書知見；假冊的，就拿來虛報皇上。看來一個天字第一號優缺的海關，都要憑著庫書舞弄。年中進項，准由庫書經手，就是一二百萬，任他拿來拿去，不是放人生息，即挪移經商買賣，海關大員，卻不敢多管。還有一宗緊要的，每年海關兌金進京，那庫書就預早高抬金價，或串同幾家大大的金舖子，瞞卻價錢，加高一兩換不等。因這一點緣故，那庫書年中進項，不下二十萬兩銀子了。再上幾年，怕王公還賽他不住。三娘試想，這個門戶，可不是一頭好親事嗎？」

鄧家三娘聽罷，究竟婦人家帶著幾分勢利，已有些願意，還不免有一點狐疑，遂又說道：「這樣果然不錯，只怕男家的有了幾歲年紀，豈不辱沒了我的女兒？」劉婆道：「娘子忒呆了！現在庫書爺爺，不過二十來歲，俗語說：『男人三十一枝花。』如何便說他上了年紀？難道娘子瘋了不成？」鄧家三娘聽到這裡，經過劉婆一番唇舌，更沒有思疑，當即允了，拿過一紙年庚，給劉婆領會。

那周有成自沒有不妥，一面報知周庸祐，說明門戶怎麼清白，女子怎麼才德，已經說合的話。周庸祐好不歡喜，立即令人回鄉，先建一所大宅子，然後迎親。先擇日定了年庚，跟手又行過文定。不兩月間，那所宅子又早已落成，登即回鄉行進伙禮。當下親朋致賀，紛紛不絕。有送台椅的，有送燈色的，有送喜聯帳軸的，不能勝數。鄉人哪不歎羨，都說他時來運到，轉眼不同。過了這個時候，就商量娶親的事。先向鄧家借過女子的真時日，隨後擇定送了日子。

那鄉人見著這般豪富的人家，哪個不來討慫勸、幫辦事？不多時，都辦得停停妥妥。統計所辦女子的頭面，如金鐲子、釵環、簪珥、珍珠、鋼石、玉器等，不下三四千兩銀子。那日行大聘禮，扛抬禮物的，何止二三百人。到了完娶的時候，省、佛親朋往賀的，橫樓花舫，填塞村邊河道。周庸祐先派知客十來名招待，僱定堂倌二三十人往來奔走，就用周有成作紀綱，辦理一切事宜。先定下佛山五福、吉祥兩家的頭號儀仗，文馬二十頂、飄色十餘座、鼓樂馬務大小十餘副，其餘牌傘執事，自不消說了，預日俟候妝奩進來。

不想鄧家雖然家道小康，卻是清儉不過的，與姓周的窮奢極侈，卻有天淵之別。那妝奩到時，周有成打開奩儀條一看，不過是香案高照、台椅半副、馬胡兩張、八仙桌子一面、火籠大櫃、五七個槓箱。其餘的就是進房台椅，統通是尋常奩具而已。周家看了，好生不悅。那阿諛奉承的，更說大大門戶，如何配這個清儉人家？這話刺到周庸祐耳朵裡，更自不安，就怨周有成辦事不妥，

以為失了面子。周有成看得情景，便說道：「某說的是門戶清白，女子很好，哪有說到妝奩？你也如何怨我？」周庸祐聽了，也沒話可答，只那些護送妝奩的男男女女，少不免把姓周的議論妝奩之處，回去對鄧家一五一十的說來。鄧家這時好生憤怒，暗忖他手上有了幾塊錢，就說這些豪氣話，其實一個衙門役吏，還敢來欺負人。心上本十分不滿，只橫豎結了姻家，怎好多說話，只得由他罷了。

且說周家到了是日，分頭打點起轎。第一度是金鑼十三響，震動遠近，堂倌騎馬，拿著拜帖，擁著執事牌傘先行。跟手一匹飛報馬，一副大樂，隨後就是儀仗。每兩座彩亭子，隔兩座飄色，硬彩軟彩各兩度，每隔兩匹文馬。第二度安排倒是一樣，中間迎親器具，如龍香三星錢獅子，都不消說。其餘馬務鼓樂，排勻隊伍，都有十數名堂倌隨著。最後八名人夫，扛著一頂彩紅大轎，炮響喧天，鑼鳴震地。做媒的乘了轎子，宅子裡人聲喧做一團，無非是說奉承吉樣的話。起程後，在村邊四面行一個圓場，浩浩蕩蕩，直望鄧家進發。且喜路途相隔不遠，不多時，早已到了。這時哄動附近村鄉，扶老攜幼，到來觀看，哪個不齊聲贊美？一連兩三天，自然是把盞延賓，好不熱鬧。

那夜鄧家打發女兒上了轎子，送到周家那裡，自然交拜天地，然後送入洞房。那周庸祐一團盛氣，只道自己這般豪富，哪怕新娘子不喜歡？正要賣些架子，好待新娘子奉承。誰想那新娘子是一個幽閉貞靜的女流，索性不喜奢華的。昨兒聽得姓周的人把他妝奩談長說短，早知他是個矛盾富忘貧的行貨子，正要拿些話來投醒他。便待周庸祐向他下禮時，乘機說道：「怎敢勞官人多禮？自以窮措大的女兒，攀不上富戶，好愧煞人！」周庸祐道：「這是天緣注定，娘子如何說這話？」鄧新娘子道：「妝奩不備，落得旁人說笑，哪能不識羞恥？只是滿而必溢，勢盡則傾，古來多少豪門，轉眼田園易主，閥閱非人。你來看富如石崇，貴若嚴嵩，到頭來少不免沿途乞丐，豈不可歎？今官人藉姻親關照，手頭上有了錢，自應保泰持盈，廉儉持家，慈祥種福，即子子孫孫，或能久享。若是不然，是大失奴家的所望了。」周庸祐聽了這一席話，好似一盤冷水從頭頂澆下來，呆了半晌，說不出一句話。暗忖他的說話，本是正經道理，只自己方要擺個架子，拿來讓他看看，誰想他反要教導自己，如何不氣？正是：

良緣未訂閨房樂，苦口先陳藥石言。